

書

提上稿

數孫過庭書譜跋

書譜拓本就予所見者凡四種一太清樓一安麓村
一錢梅溪一二郎廟所未見者亦四種一秘閣續帖
一銷夏記中云楷書譜一陳跋云吾家司寇刻一玉
虹樓節臨本據陳跋以爲字虔禮陳留人或云富陽
人武后時官至率府錄事參軍此殆祖宣和書譜而
陳正字文集則以爲名虔禮不具論然所謂譜者必
尙有所製或旁行斜上卽其下卷歟停雲館是衡山
門人章簡甫鐵筆彼時已不見下卷而雲烟過眼錄

清河書畫舫尙能言之蓋元初尙存也釋文如銷夏
記所云楷書譜優劣固不可知若毓興所刻錢梅溪
釋文全是趙文敏俗體以視香泉太守兼用蘭亭聖
教法有仙凡之判矣揚州二郎廟卽從康山初拓翻
刻二次其後翻者陳跋較圓活尙存米意然總不如
天津麓村安岐原刻相傳孫退谷藏書譜墨蹟卽世
傳千金帖之一安氏輾轉得之眞定梁蒼巖相國家
惟銷夏記五乖也下缺一百三十字而安刻不缺孫
又云張伯英句下少一百六十八字而安刻止少一

百六十六字似安刻更完整然安刻心不厭精下獨
少三十字又不爲銷夏記所記吾恐得自梁相之墨
蹟未必卽退谷原物今并孫梁兩家所寶無論孰爲
眞贋不過才二百年已不知流落人間何處矣卽以
安刻所藏梁墨上有宣和政和小璽者而論于康熙
戊子陳香泉改南安太守過安氏草堂爲作釋文不
久太守下世始延吳門顧廷如覲侯喬梓勒諸石五
載而後成是爲康熙五十五年西泠翁嵩年與安氏
從姪布樂亭皆有跋後石卽在其姪處於乾隆戊寅

由蘆商售于歙商令聞汪廷璋至乾隆癸卯又入歙
商鶴亭江春手遂以安氏原石嵌揚州康山園壁會
賓谷先生爲都轉時使載石歸南城覆石之半于江
又補刻其半爲會氏拓本焉平心而論宋秘閣續帖
與太清樓已如天上神仙究以真停雲館爲佳安刻
初拓本卽都門亦不可得而曾拓本并不行于江西
此時欲得一康山初拓且難若陳司寇錢梅翁及二
郎廟各翻刻比之自鄮蓋今所盛行於世者惟家大
人嘉慶己卯石刻陝販每去跋尾以冒安氏初拓卽

此本也予跋于咸豐元年辛亥距率府寫于唐武后
垂拱三年丁亥寔得一千一百六十九年亦一奇耳

竹西黃韻

提上板

歐趙文敏公書國策墨蹟跋

此趙文敏公手書國策數則並逐段評其事之是非于後筆意與渤海陳氏藏真帖內和梅花詩相近本用黃絹而霉爛特甚冊首有祝希哲記跋則王百穀也惟冊尾款署天曆改元六月據錢竹汀少詹疑年錄文敏生宋寶祐二年甲寅卒元至治二年壬戌得年六十九歲亦見元史卷一百七十二本傳謂至治二年六月卒蓋生二十三年而宋亡入元四十六年而後卒是冊題天曆元年卽湯君載與柯丹邱作畫

鑒之年上距宋亡已五十三年下距元亡僅三十九年耳其時已在文敏身後六年然疑年錄不似少詹他書精核頗有舛處元史六閱月而成書顧亭林卽專摘文敏傳以其備書上世贈官仍誌銘之文見日知錄亦草率無據之一證自來書畫紀年往往非其人生前應有之作若謂盡係贗鼎則作僞者亦不應如是之拙何不並此年月不留疑竇必欲自相矛盾以啟後人之攻擊而減其聲價豈有是哉及閱閩會省軒滋蕙堂所刻靈飛經比渤海靈飛多兩趙跋一

董跋趙跋一係延祐六年一係泰定四年董跋云六甲經有吳興趙氏二跋前跋爲六十六歲時書後跋年已七十四矣然則文敏並不終于六十九歲所跋泰定四年卽文宗天曆改元前一年爲英宗至治二年之後五年耳文敏旣可七十四卽可七十五董文敏公當日僅言趙文敏年已七十四並不言至七十四而卒或有疑董文敏本考據家其言不足憑並董跋亦疑爲僞託殊不知趙蹟之傳于今尙有在天曆改元後者又將何說以解之總之鑒賞一事固宜

知人論世而亦有懸解使文敏有手蹟在宋開慶景
定間卽爲廬山真面而少作何貴之有使元至正後
有書家出文敏之上而冒爲文敏書卽文敏見之亦
當下拜何況後人彼僞託趙蹟者何帖不可僞雙鉤
填廓事半功倍何必獨爲其難而偏留其隙何其不
憚煩而必國策之是評哉特太原王跋距文敏時代
甚近何至不知天厯已無文敏在世卽存亦是晚歲
而猶謬稱中年其爲坊賈以假跋混真蹟又割真跋
以救僞蹟仍互售其欺之故智無足深詰且墨痕已

暈是冊何嘗以此跋爲重輕惟有聽其附驥而已
道光辛丑孟夏甘泉黃奭右原

鮮于揚州詩墨蹟二跋

黃 顛

嘗謂元史不爲太常立傳揚州府志不採四十韻爲憾事卽四庫書目亦惟子部收鮮于困學齋雜錄一種而集部不載其全集彼總集如宋氏元詩體要潘氏元名家集顧氏元詩選雖皆以伯幾集入選視他選已爲完善然終非全璧卽無以斷四十韻之必無異同宜乎太傅儀徵相國亟勸苴鄰中丞出其行篋所藏鮮于墨蹟壽諸石而顛亦綴名於末據欵年月爲至元癸巳元有兩至元一世祖一順帝而世祖

順帝又各有一癸巳特順帝癸巳已改元至正知此
癸巳爲世祖之三十年太常生憲宗七年卒成宗大
德六年寫詩之年原不必卽成詩之年然就詩所云
重來猶耿耿是寫詩時已三十七歲越九年壬寅甫
四十六歲而歸道山詩又云乍喜尋歸路未知能如
其願否蓋太常爲漁陽人亦畿輔通志所宜審者
若謂生中統八年則是二十八歲寫詩三十七歲而
沒何以當日早與趙魏公齊名魏公生宋寶祐二年
止長太常三歲然則魏公四十歲爲太常寫詩之三

十七歲無疑凡七年在揚有舊城鹽院署大德三年
所書御史箴碑可證彼時已四十三歲詩結句明朝
又江浙不三年卽四十六歲豈竟終於浙耶詩中使
節烏臺驄馬憲長及五年司奏牘報政多閒暇遷除
事不侔等語與史志頗有出入已爲之疏證別行或
可備年譜之助而先發其凡于此

錢辛眉宮詹疑年錄云鮮于伯幾生元憲宗七年丁
巳卒大德六年壬寅年四十六歲案元憲宗名蒙哥
爲元太祖少子拖雷之子太宗之姪世祖之兄丁巳

係宋寶祐四年卽文信國登狀元之年錢宮詹以爲寶祐五年者誤也蓋宋寶祐五年戊午爲憲宗八年其次年己未卽元世祖中統元年憲宗一生但編年而未建元憲宗在位九年卽位之元年爲辛亥而帝王廟謚年諱譜以爲憲宗元年辛巳者亦誤也鮮于太常生元憲宗七年丁巳距前至元癸巳世祖三十年凡閱三十七年爲太常中年精力彌滿之時所書無疑此一證也又太常卒大德六年壬寅存年四十六距宋亡之祥興二年爲陸秀夫蹈海之年已二十

六年矣於是知太常書揚州四十韻之年癸巳正當開會通河大水之後四年故詩感慨不平有味乎其言此二證也或云鮮于公生成淳二年丙寅則全然不對咸淳乃宋度宗年號咸淳二年是賈似道封魏國公之次年爲元世祖中統八年若鮮于生成淳二二年而沒大德六年則其存年僅得三十七歲而非四十六歲矣然觀四十韻筆力蒼老恐非二十八歲人所能爲其四十韻仍爲鮮于三十七歲時所書此三證也或云書四十韻之年未必卽作四十韻之年况

元有兩至元此更易辨元順帝之後至元改元止六年耳而六年中爲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庚辰無所謂癸巳不但後至元六年中無癸巳並順帝在位三十五年中所歷三癸乃癸未癸巳癸卯耳其間雖有癸巳又在至正十三年而不在後至元六年間蓋鮮于所書之四十韻其爲前至元元世祖之三十年癸巳此四證也此外鮮于與趙文敏公書法齊名據疑年錄本之元史以及同時人楊載所作趙魏公行狀皆云魏公歿于元至治二年壬戌年六十九蓋魏

公生宋寶祐二年然則鮮于遲魏公三年而後生當

魏公四十歲正是鮮于三十七歲書揚州四十韻之

年此五證也

曹溶云俗傳松雪恐困學掩其名每暗購困學書之佳者焚之故傳者獨少然

曾見趙跋困學帖云伯幾已矣世乃稱

僕能書等語亦鮮于沒在趙前一證

昨搨得鹽院

署大德三年七月十七日書御史箴大碑其書碑姓

名已剝落無攷賴有趙氏孟頫鄧氏文原二跋指爲

伯幾是鮮于至大德三年尙在揚州案大德是元成

宗年號世祖至元至三十一年而止大德三年上距

至元三十年凡七年蓋揚州四十韻是鮮于三十七

歲手筆此御史箴是鮮于四十三歲手筆此六證也揚州四十韻詩中有重來之語其初次在揚州雖無攷然其重來之年卽不必定爲至元三十年重到揚州亦不必定爲大德三年甫離揚州姑無論鮮于重來揚州共幾次總之此番書四十韻于揚固在揚州已耽擱七年此七證也大德三年是己亥六年是壬寅鮮于終六年壬寅是書御史碑後三年卽卒或卽卒於揚州雖不可知然其爲生時三年前尙在揚州此八證也細想御史箴必爲御史而書雖不能實指

何人然此碑若留姓名便可從此追究某御史碑中必原有御史姓名惜乎字跡剝落大半除趙鄧兩跋外尙有湯炳龍題名隱約有唐公字或其時御史姓唐第觀最後本朝曹棟亭跋又似此碑已非鮮于真蹟乃張氏所臨然字雖臨本而大德之年月則仍是鮮于踪跡所憑考元史世祖紀至元十四年正月丙辰置江淮等路都轉運鹽使司及江淮權茶都轉運使司七月丙午置行御史臺於揚州二十一年閏五月丙戌行御史臺自揚州遷於杭州二十六年五月

行御史臺復徙於揚州三十年正月甲戌河南江北

行省平章伯顏言揚州鹽轉運一司設三重官府宜

削去鹽司止留管勾詔從其議

時揚州改隸河南行省

以上皆

元本紀之可據者碑旣立於鹽院署中似與運使無

涉惟應專就御史攷訂行御史臺旣於至元十四年

始置於揚州想鮮于初次來揚或在此時二十一年

行御史臺自揚州遷杭鮮于之離揚州以及四十韻

詩中五年司奏牘一語亦必在此時鮮于自撰困學

齋雜錄所云兩浙都轉運使廉希貢累官至正議大

夫余在運幕知公最詳抑卽隨御史游杭皆不可知

二十六年五月行御史臺復徙於揚州是詩中重來

二字有著落處御史碑書於大德三年距行御史臺

復徙揚州已十一年四十韻書於至元三十年距御

史臺復徙揚州纔四年耳此九證也困學齋雜錄又

云右中原名公翰墨乙酉得於京師庚寅裝於錢塘

查乙酉是至元二十二年據元本紀二十一年行御

史臺已遷杭二十二年鮮于猶身在京師庚寅是至

元二十七年然二十六年行御史臺已由杭復徙揚

州而雜錄猶自云裝於錢塘其為不隨御史偕來揚州其來揚州應在二十七年庚寅以後庚寅下距書四十韻之癸巳僅二年鮮于之重來必在辛卯壬辰兩年間此十證也

校易

顏魯公大麻姑壇記跋

黃 爽

是記主小字者凡數家集古錄小字或疑非公書公喜書大字余所藏最多未有小字者惟干祿字書注最為小字而其體與此不同此尤精悍余初亦以為惑愈看愈佳非公不能書金薤琳瑯引鄭夾漈金石畧亦載小字元柳待制道傳云小字楷法尤精繁季膺跋來守建昌此刻匣貯郡齋石方廣盈尺金石後錄云碑高六寸廣尺許相傳為玉版可入懷袖其九百餘字字甚小有尋丈之勢為正書第一玉漁洋帶

嘗

經堂集云往見皆小字甲戌夏景陵吳旣間驥之子鼎詹來京師遺余大字草廬所謂浸失其真者錢宮詹金石跋尾云右小字本黃魯直趙德甫皆疑其偽宋人書多放縱不守唐法尤不善作小楷故有意抑之未爲定論今刻停雲館卽小字本是文衡山亦主小字矣其主大字者亦有數家金石錄云右記公撰并書在撫州又有一本字絕小世亦以爲公書驗其筆法殊不類故正字陳無已謂余嘗見黃魯直言乃慶厯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猶能道其姓名孫退谷

庚子銷夏記撫州記字形大如指頂筆筆有隸意公最得意書也至行世蠅頭小楷乃僞作而今舉世奉爲楷模錢梅溪縮唐碑跋大是原刻小則宋人縮本且所見碑不下三十餘種皆書官位其大字本有銜名則原刻也知皆不以小者爲然蓋兼取小大體者亦數家陸放翁云有大小二本用羊叔子峴山故事虛舟題跋云余所得猶是南城元本爲新建裘魯青所遺以較大字精神結構無毫髮異惟見鞭作具鞭疊字皆作二爲小異耳王蘭泉司寇云小字筆力適

勁而大字者世亦罕傳兩至江西無從訪得取入金
石萃編者石廣二尺八寸高九寸記四十六行行二
十字跋二雖翻刻小字而摹勒尚佳耳就小大體已
有數刻元柳待制道傳云比聞舊石焚毀山中雖重
刻無復當時筆意則以小字爲顏書但謂石已不存
非也吳文正公云碑在吾鄉爲雷所破重刻至再浸
失其真則被焚者乃臨川大字本而南城之石至今
固無恙蓋都元敬著金薤琳瑯時南城石尚在自是
小字明藩益王跋云撫州南城縣舊碑後分南城入

建昌碑隨入公解爲一守橐之歸而命俗工摹碑于
郡卽今所相傳者余訪宋搨命良工精刻函之邸中
其碑陰衛夫人等書一一並留惟不知守所橐歸舊
碑及俗摹郡本明益邸本是大耶小耶季膺跋云往
在京師見一舊本後十餘年守建昌視郡齋匣貯石
中斷字磨滅不可辨過近溪羅大參出所藏舊本與
京師所見毫髮不差遂鑄以傳郡之舊跡碑陰有唐
衛夫人褚河南虞永興歐陽率更薛稷柳河東李北海
諸小楷併刻之羅汝芳跋云是碑失久洪武初郡

守新學宮見舊墨聖座東偏委仙都道士立石殿隅
正德中山樵于澗底拾出先君輒拓一副後碑入郡
中漸就剝裂茲郡公鴈山季先生將圖翻刻而莫獲
善本過從姑山房覽冊色喜遂命工入石夫以樵豎
所拾出方廣盈尺郡匣可貯之石必非大字惟碑陰
並刻衛夫人以下諸小楷似又非小石所能容金石
後錄云碑在麻姑山觀中宋末觀圯吳道士攜置雲
崖山遂流落青綏東平間明永樂中爲薊州衛知事
雷豫得其子泰示撫州守謝士元以巨石函置之

外刻詠碑諸公如宋曾文定輩李說書觀劉郎中涇
李丞相綱潘邠老大臨明謝戶部磐左吏部贊而士
元則戶部子也謝士元跋云碑刻于唐大曆六年石
膩書工元季流落人間永樂初爲薊州衛知事郡人
雷豫所得成化紀元其子泰獻于府遂什襲藏之但
外刻諸公詠碑之作而以石函置碑其中則亦非大
字矣丹霞洞天記云不知何年遺失山澗中謂爲好
事者攜去宋景祐間一樵豎鋤得之斷其一角故曾
子固詩謂碑石小缺誰能鐫若眞宋景祐間樵豎所

鋤得不應在明正德中復爲樵豎拾得無論是否重
出土總之爲可鋤可拾之碑仍是小字耳按南城漢
舊縣本屬豫章郡晉後改隸臨川郡唐改臨川爲撫
州而縣仍隸焉宋始于南城置建昌軍卽今建昌府
南城縣有麻姑山而

本朝撫州府之臨川縣不與焉若在唐則南城卽臨
川所改之撫州何得以被焚者爲臨川大字本無恙
者爲南城小字本哉世習見停雲小字本轉疑余別
本孤行之大字余固無碑陰不爲全璧然亦無未行

末

奉議大夫建昌府知府梁伯達重建十四字殆視漁
洋山人所收臨川舊石毀後梁刻之大字本不可以
道里計也道光戊申六月

顏魯公麻姑壇詩跋

快雪堂樂毅論跋

黃 奭

此宋王著所臨卽屢誤題淳化帖者不特非右軍蹟
並未計及褚公在貞觀十二年始入直官起居郎至
高宗朝乃封河南郡公何能先列銜于貞觀六年耶
而董跋謂太宗命河南定右軍正書第一遂摹六本
賜魏徵等思翁卽不暇考亦何至指汴宋人爲晉蹟
在滋蕙堂董跋或先不真出董手若鴻堂固所自刻
而自跋者惟董刻欵前一行後尙兩行半不似快雪
堂欵前三後四至曾刻前欵雖一行而後仍兩整行

兩半行馮刻最劣亦最風行倘尋右軍真面究以元祐秘閣本爲主

校

紅都勝境記

黃 夔

維揚以勺藥爲人瑞而此園勺藥視近日湖上較盛且無論將來猶憶春明塵俗從未訪豐臺花事卽此園亦不似童時轉可日涉每趨庭聞當日原與前街舊園及街南新得小玲瓏山館疎密相閒旣不用過街樓而此園遂成宋人院畫矣未嘗不欲拓南面數椽或爲樓開前後窗如船式中跨橋引井水成壬字塘移竹接廊使園以內無雨地而亦無處不可得月未必不彼善于此然而苟完爲幸豈得謂前人念不

紅杏勝境詩

到此耶若桃梅則無園無之母使溷我藥欄道光戊申八月

存身

擬修平山樓靈塔記

黃 頤

揚城自周顯德後已遞遷而東矣隋唐城在蜀岡上今蜀岡乃在城外西北五里禪智寺即今上方寺原即蜀岡而今轉以平山為蜀岡矣平山堂之東平遠樓之西其間為法淨寺即大明寺亦即西寺以在隋宮西故名西寺而實則古之棲靈寺也寺本有棲靈塔而揚之人轉盛稱第五泉萬松亭近時諸名勝至塔則茫然無知者揚人但知寶塔灣三汊河現在二塔耳且亦不知寶塔灣之塔名文峯明萬曆十年前少林僧還俗武夫楊天祥

請邵中丞給帖募三千金越三載成七級知府虞德

華并建寺王世貞作記本朝康熙戊申地震天都

閔象南重修塔尖旋毀三汊河之塔名天中也在安江門外十

四十年淮南商于高明寺內自行官本年騰八日塔燬自文峯天中二塔皆燬其

七層外飾木闌而徒存其中博胎恐再數十年為風

雨所傾并此二塔亦無知其處者矣遑問棲靈塔哉

塔建隋仁壽元年以文帝生辰詔海內立塔三十所

此其一也宋真宗景德元年僧可政重修郡守王化

基聞于朝賜名晉惠至明僅存寺基塔則早燬相傳

隋時舍利入塔禱雨輒驗見大觀圖經唐武宗時詞客劉

隱之游明州夢僧懷信居塔第三層送塔過東海見獨

異志宋崇寧中有泗州大聖衣紫現塔輪上或云有國

使自高麗回見僧手一塔云棲靈寺塔至揚州問焚

塔之期即遇僧之日又云被焚時見半空祥雲擁塔

而去見府志然皆語怪姑置之惟宏治間關陝離商萬

厯知府吳平山崇禎十二年鹽漕御史楊仁愿先後

修此寺已不聞有塔我朝雍正光祿寺少卿汪應

庚獨力大修寺前之萬松亭諸勝即所增建彼築雲

蓋堂時掘地得古磚數尺厚塔基宛然乃置而不問

何哉寺在明已不稱棲靈而稱大明寺據明羅玘重修碑記謂六朝宋孝武以大明紀年復以之名寺似

大明之稱尚在棲靈前歟塔在唐為李白寶塔凌蒼蒼登攀覽

四荒頂高元氣合標出海雲長萬象分空界三天接

畫梁水搖金刹影日動火珠光鳥拂璫簾度霜連繡

棋張目隨征路斷心逐去帆揚露洗梧楸高適淮南

白霜催橘柚黃玉毫如可見於此照迷方臨茲塔信奇最直上造雲端憑虛納天籟迥然碧海

西獨立飛鳥外始知高興盡適與賞心會連山黯吳

門喬木吞楚塞城池滿窗下物象歸掌內遠思駐江

帆暮情結春靄軒車疑蠢動造化資大塊何必了無

身然後劉長卿此塔凌空虛雄觀壓川澤亭亭楚雲

知所退劉長卿外千里看不隔遙對黃金臺浮輝亂

相射盤梯接元氣半壁樓夜魄稍登諸劫盡若騁排

霄翮向是滄州人已為青雲客雨飛千楫霽日落萬

轉

月

家夕鳥去高卻低天涯遠如迫江流入空劉禹錫同
翠海嶠現微碧向暮期子來誰堪復行役劉禹錫同
天登棲靈寺塔步步相攜不覺難九層雲外白居易
倚闌干忽然笑語半天上無限游人舉眼看白居易
半月騰騰在廣陵何樓何塔不同登諸大家題詠甚
其憐筋力猶堪在上到棲靈第九層諸大家題詠甚
夥揚州運河受長淮之水直下大江一洩無餘卽不

惑形家言亦安得有山高土深使東南財賦人文久

而不敝故前之文峯天中二塔在城之巽位而棲靈

塔適在乾方為之鼎峙豈無意乎今都轉于道光乙

巳再任兩淮接前司三百萬之庫貯不幾時更虧至

二百萬而所為修城則轉不如未修時當其修東園

修桃花庵以及平山修此日之法淨寺何嘗不自謂
百廢具舉哉然譽以濫而非美弊因疲而日新如茲
塔爲一郡蒼生之望竟不妨漠然視之夫天下事爲
上之人漠然視之者又豈一塔哉而吾請以塔論道
光丁未年嘉平月

校過

宋季昭忠祠記

黃 頤

客問李昭討祠何以必建建隆寺中旣答以建隆爲
宋藝祖年號藝祖非親征後周李招討則不入揚州
矣或謂寺基爲李招討故宅者非也寺爲藝祖御營
先有御容御榻存寺中然寺故址在西華臺後移壽
甯街今寺又屢更其處而迥不如前之開展矣揚州
盛稱迷樓玉勾斜諸烟花簫管歌吹處卽向有之董
江都祠史閣部墓已不甚爲游蹤所到使非阮太傅
于戊戌年予告後首建木主送寺中幾不知後周尙

有李招討殉難于揚州矣予辛丑歸自都門即奉太
 傅教有招討祠經始之議會梁苴隣中丞過揚此議
 益堅壬寅夷船入江中丞回閩遷延至丁未年中丞
 重來乃得與太傅復理前說為釀金于揚州諸薦紳
 先生而祠賴以成祠將成而予以病不獲預其事中
 丞又為其三公子迎養入浙惟太傅始終落成之本
 年戊申太傅建長春書院于寺之東偏忽延予掌院
 事予辭非其人請何不即書院地作宋季昭忠祠以
 祀死揚事者之制置使李庭芝

宋史字祥甫隨人開慶元年權揚州尋知

陝州丁母憂去朝議擇守揚者帝曰無如李庭芝乃
 奪情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始平山堂瞰揚城元兵至
 則構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
 之募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楊文仲通判揚州
 制置使李庭芝檄主管機宜文字時有沙田使者欲
 舉行之文仲力爭事遂不行宋元通鑑先是賈似
 道在鄂州私與蒙古議和妄奏鄂州圍解還朝使其
 客廖瑩中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
 也郝經至宿州遣副使何源劉人傑請入國期不報
 經數遺書三省樞密院及制置使李庭芝似道恐經
 至謀泄拘經于真州之中勇軍營驛吏棘垣鑰戶晝
 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蒙古遣官詣淮東訪問經
 等所在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亦為似道所
 格宋史度宗紀咸淳二年兩淮制置使李庭芝立
 城屯駐武銳一軍宋度宗紀九年詔從李庭芝請
 分淮東西制置為兩司就命庭芝交割淮東仍兼淮
 西策應使宋史五行志恭帝德祐二年寶應縣民
 析薪中有天太下趙四字獻之制置使李庭芝文

山集子至眞州苗守再成爲子言近有樵人破樹樹
中有生成三字曰天下趙亟取木視之果然其字青
而深半樹解揚州半樹留眞州 宋史本傳賈似道
兵潰蕪湖沿江諸郡無一人能守者庭芝率所部城
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揚州庭芝誅虎焚其榜總
制張俊持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焚書梟俊五人于
市日調苗再成戰其南許文德戰其北姜才施忠戰
其中人人爲之死鬪朝廷加庭芝參知政事知樞密
院事 王宗沐續通鑑德祐元年阿朮攻揚久而無
功乃築長圍困之城城中食盡死者枕藉滿道而李庭
芝之志益堅會伯顏至灣頭遂議深入 宋史本傳
宋亡謝太后及瀛國公爲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曰奉
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也已而兩宮至瓜洲復召庭
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退去姜才出兵
奪兩宮不克復閉城守三月夏貴以淮西降幕客有
以言覘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使者持
詔來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障上已而淮
安盱眙泗州皆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

向

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蘖
以給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七月益王遣
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才
將兵七千人東至泰州煥旣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
子至泰州城下裨將孫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
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朱煥請曰揚自
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
於是斬之死之日揚之民皆泣下 昭忠錄其先汴
人後徙應山又徙德安登淳祐進士權揚州尋知陝
州襄帥呂文煥降元時庭芝居憂廝鎮江乃奪情主
管兩淮制置使事庭芝馳至揚州戎馬滿郊幾爲所
薄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爲諸道倡率
所部郡縣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至庭芝誅虎焚
其榜日遣兵拒戰德祐乙亥元丞相巴延旣下沿江
諸郡乃留平章阿朮鎮瓜州自以四月十三日入燕
奏事張世傑復常州命劉師勇守之自帥舟師由海
道向金山約庭芝自揚州出兵向瓜州殿帥張彥自
常州向鎮江期以五月二日三路並進與北師決死

面

至

于

宋季明忠補諱

戰奪江面以通淮浙之財議已定會連日西北風大作庭芝疑海舟必乘風以到金山乃不候元約即以四月二十八日命都統姜才率步騎侵晨掩擊時北兵輕視揚州謂不能出軍雖城揚州橋而守備終疎才破其城殺獲甚衆部下勸才保勝歸才曰吾受命取瓜州何敢以小誤大事遂趨瓜州則世傑海舟未至也才失勢元兵方圍真州皆移營救瓜州阿朮先登搏戰才力戰至晡不能勝才率騎退走而所部步兵遮其歸路才遂殺步兵取道還揚州城元兵追至城下騎兵死者十八九五月一日世傑舟師如期至金山則才兵已敗矣世傑乃結陣焦山值風弱海舟不能動參政董文炳以快船進攻往來如飛世傑竟敗獨彥爽約自保兵不出淮事遂去揚恃通泰為援元兵又築灣頭城斷通州往來之路秋七月才再出兵攻其城不克而走步兵懲前敗乃自殺騎兵之退走者于是騎兵死者十八九步兵死者十五六而揚之精甲皆盡閉關不復出會益王稱帝于福州間道召庭芝為右相兼樞密院使庭芝拜命乃命淮東朱

煥代帥自與才將輕騎趨通泰謀泛海歸福州庭芝甫出城煥即以揚州降元兵亟追庭芝僅得入泰州重兵圍城知州孫泰臣開門降庭芝及才被執俱不屈械至揚州斬庭芝而嚮才才臨刑含血噴罵不絕口淮東諸郡皆降 宋季三朝政要守揚州廣王登極除庭芝以為右相棄揚州引兵徑出至泰州欲航海至海州大兵追及阿朮元帥斬于軍前朱煥以揚州城獻姜才死之才淮之猛將前後出師屢收大功乙亥春戰于瓜州不利丙子二月太后差人吳忠翊孫通直領北兵數千至揚州行至揚子橋砲聲連發繼至城下一砲震天城上旌旗雲擁軍馬屯集放剗車弩箭如雨再一砲響雲氣四合冷風大作驟雨隨至遂回三月三日三宮過揚州才統軍數千奪駕繼以兵馬相拒而退初四日才出揚州北門領兵擁出分陣殺奪交傷不少波羅相公親臨陣大戰方退才意欲奪駕不知乃諸將之過北也至八月大軍圍揚州大戰之日才身生九疽不可掛甲遂敗被執臨刑含血罵聲不絕而死 揚州府志開慶元年嗣賈似

宋季明忠補諱

四

僅

路百

此黑塊莫
吉要留

宋李昉忠肅

道權知揚州在趙與篋前以母憂去會李瓊窺淮南
擇守揚者乃奪情主管兩淮安撫制置司公事兼知
揚州景定二年兩淮安撫制置副使知揚州咸副統
淳五年兩淮安撫制置大使十年淮東制置使副統
制姜才 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二年都統姜才副將張
林步騎二萬人乘夜攻揚子橋木柵守柵萬
戶史弼告急阿木自瓜州赴之詰旦至柵下才軍夾
水為陣阿木麾騎兵渡水擊之陳堅不動阿木軍引
卻才軍來逼我軍與力戰遂走阿木麾步騎并進才
僅以身免生擒張林斬首萬八千級 姜才將步騎
萬五千人攻灣頭堡阿木阿塔海擊敗之 宋史忠
義傳德祐二年五奉使及一閣門宣贊舍人持謝太
后詔來諭才發弩射卻之復以兵擊五奉使於召伯
堡大戰而退 宋元通鑑德祐二年謝太后與帝隨
元兵北行至瓜洲李庭芝與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兵
奪兩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
擣瓜洲戰三時眾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苗再
成亦謀奪駕不克 元史世祖紀端宗景炎元年姜

才攻灣頭堡阿里別擊走之殺其步騎四百餘人右
衛親軍千戶董士元戰死 姜才夜率步騎數千趨
丁村堡守將史弼苦徹出戰斬首百餘級獲馬四十
匹詰旦阿里都督陳巖以灣頭堡兵邀其後大破之
獲米五千餘石阿木又以高郵水不通必由陸路
輓運以千騎邀之米運果來殺負米卒數千獲米三
千石 李庭芝留朱煥守揚州與姜才率步騎五千
東走阿木親率百餘騎督右丞阿里萬戶劉國傑分
道追及泰州西殺步卒千人庭芝等僅得入遂築長
圍塹而守之 朱煥以揚州降 宋泰州守將孫良
臣與李庭芝帳下卒劉發鄭俊開北門以降執李庭
芝姜才繫揚州獄 宋史忠義傳姜才濠州人通州
副都統知兵善騎射無士卒有恩至臨陳軍律凜凜
賈似道出師屬孫虎臣為先鋒虎臣軍潰才收兵入
揚州大兵乘勝攻揚才為 疊陳逆之三里溝有功
又戰揚子橋流矢貫才肩不拔矢揮刀而前所向辟
易已而大軍築長圍自揚子橋竟瓜洲東北跨灣頭
至黃塘西北至丁村欲以久困之時德祐元年也明

浦

抗

曰

年正月宋亡使持謝太后詔來諭才發弩射卻之復擊五奉使于召伯堡瀛國公至瓜洲才出奪之衆擁瀛國公去才進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耶四月才以兵攻灣頭柵五月復攻之騎旋渾而止乃舍騎步戰至四鼓全師以歸揚食盡才時出運米眞州高郵以給兵六月護餉至馬家渡萬戶史弼將兵奪之才與戰達旦弼幾殆阿木來援乃免庭芝以在圍久召才計事屏左右語久之第聞才厲聲云相公不過忍片時痛耳自是以兵護庭芝第期與俱死七月益王以保康軍承宣使召才才與庭芝東至泰州將入海阿木以兵追及圍泰州使招之降才不聽阿木驅揚兵士妻子至城下會才疽發背不能戰諸將遂開門降都統曹安國入才卧內執之以獻阿木愛其忠勇欲降而用之才肆為慢言阿木責庭芝不降才曰不降者才也復憤憤不已阿木怒丹之揚州招討使汪立信宋史瀛國公紀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汪立信聞似道誅師潰

進士歷知昭信軍權淮東提刑擢京湖安撫制置知江陵府時襄陽圍急立信移書似道言為今日計其策有三似道怒曰瞎賊狂言敢爾中以危法廢之咸淳十年元大舉伐宋似道督軍江上以立信為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募兵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即日上下道以妻子託其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瞎賊今日更說得一句不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土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四面皆北軍立信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歎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是以失聲三日扼吭而卒轉運使趙淮王宗沐續揚州府志字成甫六安人也轉運使趙淮通鑑德祐元年阿刺罕破銀樹東壩成將趙淮死之宋史忠義傳趙淮丞相葵從子李全之叛屢立戰功累官至

淮東轉運使德祐中成銀樹壩兵敗與其妾俱被執
 至瓜洲元師阿朮使淮招李庭芝許以大官淮陽許
 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
 帥怒殺之棄屍江濱案續鑑以淮為葵子宋史
 列女傳淮妾長沙人逸其姓名淮兵敗俘一軍校帳
 中乃解衣中金遺其左右且告之曰妾夙事趙運使
 今其死不葬願掩埋之當終身事公無憾軍校憐其
 言使如江上妾聚薪焚淮骨置瓦缶自抱持操小舟
 至急流中仰天慟哭躍水而死昭忠錄潭州人席
 門蔭仕至江東轉運副使置司建康元兵臨城突圍
 趨深水民寨寨破被執不屈械繫詣揚州城下令淮
 呼城中官吏出降淮反其詞元兵怒復執歸建康殺
 之淮之出奔也一妾與俱既及難為某萬戶所得與
 萬戶曰妾願事相公終身然趙運判既死無人埋骨
 願與妾往殯殯畢即歸萬戶剛然如其言迨至死所
 屍棄江濱妾命與夫推尸入水水猶淺不流妾乃取
 篙自推之入深水中即仰
 天大哭躍入水中而死
 參議趙孟錦宋史瀛國公
 紀德祐元年

不

統

元兵攻真州知州苗再成宗子趙孟錦帥兵大戰于
 老鸛鵲敗績王宗沐續通鑑揚州既破元兵攻真
 益急趙孟錦死焉都統馮元史世祖紀端宗景炎元
 城陷再成屈死年宋馮都統等自真州率
 兵二千戰船百艘襲瓜州阿朮遣萬戶昔里罕阿塔
 赤等出戰大敗之追至珠金沙得船七十七艘馮都
 統等赴知州苗再成亡入真州再成知州事聞之出
 迎泣且喜曰兩淮雖敝足以興復特二閩不能合從
 耳天祥問計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
 必悉力以扞乃指揮東諸將以通秦兵攻灣頭以高
 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州兵攻瓜步吾以舟
 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
 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使合攻瓜步之三面吾
 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
 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
 立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二制置會李庭芝疑
 阻不果行其年加再成濠州團練使有宗室趙孟錦

賈殊

為揚州都統司參議官自少不羈再成倚以為重元
 阿木入侵孟錦每戰輒當其鋒時阿木攻益急以重
 艦駐江上孟錦乘大霧襲之頃之日高霧霽元人見
 其兵少逐之孟錦登舟失足溺死城遂陷再成不
 屈而死 宋季三朝政要守真州部將有趙孟錦者
 為將領北軍攻真州每戰輒先士卒苗再成倚之嘗
 乘大霧襲北營霧解北兵見其兵少逐之 孫虎臣
 登舟失足墮水甲重遂溺城破再成死之 孫虎臣
 贏國公紀咸淳十年詔 似道都督諸路軍馬以步
 軍指揮使孫虎臣總統諸軍 德祐元年似道出師
 以孫虎臣為寧武軍節度使與元兵戰敗績夏貴不
 戰而去似道虎臣以單舸奔揚州 王宗沐續通鑑
 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
 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
 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于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
 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已上 無鬪志伯顏分步騎夾
 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命舉巨礮擊中堅虎
 臣軍動阿木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

措

得自

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眾
 見之喧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似道錯
 愕失錯鳴鉦收軍殺溺者不可勝計水為之赤似道
 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貴曰惟有入揚州耳乃與虎
 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
 岸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嫚罵之者 宋史瀛國公
 紀元兵至泰州知州孫虎臣自殺 案知字宋史論
 作和宏簡錄遂作知和州惟元世祖紀師次采石鎮
 知和州王善以城降是時和州已入元蓋虎臣本知
 泰州焦山敗後仍同泰州耳 宋季三朝政要泰州
 陷孫虎臣弟良臣降虎 知縣胡拱辰 宋史瀛國公紀
 臣死之通州相繼而陷 興化縣志拱辰 諮議宋應龍 宋史
 知縣胡拱辰自殺 興化縣志拱辰 諮議宋應龍 宋史
 辰令興化撫綏流亡甚有惠政 諮議宋應龍 宋史
 芝傳宋應龍為泰州諮議官泰守孫良臣之弟舜臣
 自軍中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
 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待已
 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 宋史忠義傳應

軍 詔

宋季明忠補諱

龍儒生通兵出入 行陣三十餘年 褚一正 邵經邦宏簡錄字粹翁廬
 擢閩門宣贊舍人為提刑司 州人知高郵 守邊有功
 死 案柳岳奉命祈請必由伯顏處馳送不應迂道
 至嵇莊指南錄謂元軍載岳北行本由入燕大道稽
 莊兵與高郵兵夾攻之元軍敗而岳乃死時提刑司
 諮議褚一正置司高郵後殉節死者也觀洪雷震止
 于高郵則必褚止之而岳之死則未知殺于亂軍抑
 禽而殺之也俗傳柳壩即埋柳之所稽 都撥發官雷
 莊在高郵東南岳行所不必經過者也 都撥發官雷
 大震 宋史瀛國公紀德祐元年元兵至揚子橋揚州
 都撥發官雷大震出戰死 王宗沐續通鑑阿
 木乘勝進趨揚州姜才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木佯
 退才逐之阿木反戰至揚子橋大震死之兩軍夾水
 而陳元張宏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軍堅不動宏
 範引卻以誘之才將回躍馬出奮大刀直前向宏
 範宏範反轡迎刺之應手仆元立陳者歡聲震地才
 軍遂潰阿木與宏範追之自相蹂踐與蹈濠水死者

甚眾元軍進 牙兵張炎 杜本谷音字汝玉廣陵人身
 薄揚州南門 牙兵張炎 七尺長鬚倜儻有節概補州
 牙兵隨制置李庭芝潰圍赴行在 而以丞相文天祥
 追者及之麾下鳥獸散炎獨鬪死 而以丞相文天祥
 宋史忠義傳杜澣從京口以計賂守夜劉千戶得脫
 天祥偕走淮甸 案天祥除右丞相如軍中請和為
 伯顏所留 宋史本傳天祥與其客杜澣十二人夜
 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
 特二制置遣使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
 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使再成亟殺之
 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
 外久乃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
 分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導之揚四鼓抵
 城下聞候門者談制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眾相顧
 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飢莫能
 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兵又至眾走伏叢
 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澣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

宋季明忠補諱

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許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
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泛海至温州 案文
山本集二十九日杜架閣許與帳前將余元慶謀至
眞州三月朔至城下問者告以文丞相在鎮江走脫
徑來投奔城子諸將校皆出卽延入城苗守迎見語
國事移時感憤流涕卽歎之州治中住清邊堂然後
從者始至引至直司搜身上軍器既知無他然後見
信至眞州三日苗守約云早食後看城子予欣然諾
之有頃陸都統來導予至小西門城上問看未幾王
都統至迤邐出城外王忽云有人在揚州供得丞相
不好出制司小引視之乃脫同人供北中所見云有
一丞相差往眞州賺城子方歎惋間二都統忽鞭馬
入城小西門閉矣不得復入子幸脫身至眞州卽議
糾帥兩淮以圖恢復制使乃疑予爲北用欲見殺江
南與北中皆知予爲忠義而兩淮不予信天地茫茫
與誰語哉予在門外久之忽有二人來曰義兵頭目
張路分徐路分也予告以故二人云安撫傳語差某
二人來送看相公去那裏子云必不得已惟有去揚

兩

州見李相公路分云且行且行良久有五十人弓箭
刀劍來隨二路分騎馬以二馬從子與杜架閣連
轡而發予在小西門外皇皇無告杜架閣仰天呼號
幾赴濠死從者皆無人色苗守又遣衣被包袱等來
還遂之揚州是日上巳日也二路分引子行數里忽
捉刀于野駐足不行二路分請下馬云有事商量景
色可駭子下馬與之立談二路分云今日之事非苗
安撫意乃制使欲殺丞相安撫不忍加害故遣某二
人送行今欲何往予云只往揚州彼云揚州殺丞相
奈何曰莫管信命去二路分云安撫合送往淮西予
云淮西皆北所在無路可歸只欲見李制使若能信
我尚欲連兵以圖恢復否則卽從通州路遵海還關
二路分云安撫見辦船在岸下丞相從江行或歸南
歸北皆可予驚曰如此則安撫亦疑我矣二路分見
予辭眞確乃曰安撫亦疑信之間合某二人便宜從
事某見相公口口是忠臣某如何敢殺相公既眞箇
去揚州某等卻送去時舉所攜銀一百五十兩與五
十兵且許以至揚州二路分賜金百兩遂行二路

販

宋李昉忠肅詩

分所引路乃淮西路既見子堅欲往揚州遂復取揚州路是日行至暮二路分先辭去留二十人送至揚州二十人者又行十數里勒取白金亦辭去揚州有餓鬻者以馬載物夜竊行于途曰馬槩子二十人者但令隨馬槩子即至揚州西門至揚州西門憊甚有三十郎廟僅存牆階屋無矣一行人皆枕藉于地時三鼓風寒露濕悽苦不可道杜架閣以為制臣欲殺我不如早尋一所趨高郵至通州渡海歸江南或見二主仲報國之志徒死城下無益余元慶引一賣柴人至云相公有福問能導至高沙否曰能曰何處可暫避一日曰儂家可曰此去幾里曰二三十里曰有哨否曰數日不一至曰今日哨至如何曰看福如何耳同行通十二人行止未決余元慶李茂吳亮蕭發遽生叛心所懷白金各一百五十星攜以走予不得已去揚州城下隨賣柴人趨其家天色漸明行不能進至十五里頭半山有土圍一所舊是民居毀蕩之餘無椽瓦其間馬糞堆積時惟恐有望高者見一隊人行即來追逐只得入此土圍中暫避既入土圍中

土餓入

挺

四山闐然無一人影時無米可飯有米亦無烟火可炊懷金無救也土圍糞穢不可避但掃淨數尺地以所攜衣服貼襯地面睡起復坐坐起復睡忽有數千騎隨山而行正從土圍後過一行入無復人色傍壁深坐恐門外得見若一騎人來即無唯類矣時門前馬足與箭筒聲歷落在耳只隔一壁幸而風雨大作騎徑去子與杜架閣及金應張慶夏仲呂武王青鄒捷共八人在土圍中時已過午謂哨不來山下里一有古廟廟中有丐婦居之廟前有井亟遣呂武鄒捷下山汲水意或可以得米菜少救飢饑不料哨至二人被獲二人解腰白金近三百兩悉以與之北受得不殺及哨過二人方回早從賣柴人行不能前遂至于土圍中約賣柴人入城糶米救性命云是日北數百騎薄西城于是門不開賣柴人竟不得出子等飢窘失措又以土圍中露天不可睡于是下山投古廟中與丐婦人同居焉既至廟中坐未定忽有人攜至良久三四人陸續來吾意不免矣乃知其自城中來夜討柴來早入城赴賣無惡意也數人煮糝羹

出其餘以遺我子見諸樵夫幸而可與語告
厚許之使導往高沙賴其欣然見從謂此處不是高
沙路方駐堡城北門賈家庄少駐一日卻為入城糴
米買肉以救兩日之飢又雇馬辦乾糧以備行役于
是五更隨諸樵夫往焉初五日黎明至賈家庄雇騎
夜趨高郵越四十里至板橋迷失道一夕行田畝中
不知東西風露滿身人馬肌乏且行霧中不相辨須
與四山漸明忽隱隱見北騎道有竹林亟入避須臾
二十餘騎遶林呼噪虞候張慶右眼內中一箭項二
刀割其髻裸于地帳兵王青縛去杜架閣與金應林
中被獲出所攜黃金賂邏者得免于藏處距架閣不
遠北馬入林過吾傍三四皆不見僕夫鄒捷卧叢篠
下馬過踏其足流血總轄呂武親隨夏仲散避他所
先是自揚州來有引路三人牽馬三人至是或執或
逃僅存其二二人出于無聊各操梃相隨有無禮之
志遂巡行路無可奈何至晚忽遇樵者數人如佛下
降偶得一籬以繩維之坐于籬中雇六夫更迭負送
馳至高郵城西天已曉不得渡常恐追騎奄至宿陳

氏店以茅覆地忍飢而卧黎明過渡而心始安子至
高沙姦細之禁甚嚴時子以籬為驕見者憐之又張
慶血流滿面衣衫皆汚人皆知其為遇北不復以姦
細疑然聞制使有文字報諸郡有一丞相來賺城令
覺察關防于是不敢入城急買舟去高郵水與灣頭
通下海陵入射陽通漣水皆其路也二月六日城子
河一戰我師大捷人指某處是戰場自至城子河積
尸盈野水中流尸無數臭穢不可當上下幾二十里
乃北以二月六日載奉使柳岳洪雷震并輜重俱北
嵇家庄擊其前高郵擊其腰北大喪敗柳岳死焉洪
雷震今在高郵見北說入江淮惟此戰我師大勝自
高郵至嵇家庄方有一團人家以水為砦統制官嵇
聳其子德潤請鄉舉其姪昌其館客莆田人林希驥
字千里林孔時字願學皆銳意于事功者嵇設醴甚
至云今早報灣頭馬出到城子河邊不與之相遇公
真福人也為之嗟嘆不置願學同德潤送子至泰州
昭忠錄二月八日吳堅等以祈請使赴北併驅天
祥登舟二十日至鎮江用其客杜濬計得逸與從者

州

鞏信尹玉趙時賞張汴劉洙繆朝宗孫臬陳龍復蕭明哲彭震龍蕭燾夫十二人以晦日登舟夜走淮東三月朔入真州與守將苗再成協謀與復天祥喜甚為移書兩淮帥將等初二日李庭芝遣使至出文書述脫同人李七二俱有丞相得脫理縱脫亦無十二人北用使諭再成決無宰相得脫理縱脫亦無十二人再成殺天祥也再成憐之不忍害然亦不敢留出之西城門外天祥與游傍徨無所歸從者皆無人色再成俄遣二校將數十卒攜行李還天祥固叩其所向天覘其去就決處置行野中露刃甚惱固叩其所向天祥曰揚州二校勸令往淮西天祥曰淮西與建康太平池州江州對境北兵布滿無路可歸止欲見李制使或能信我尚欲連兵以圖興復二校曰揚州殺丞相奈何天祥曰信命二校知無他志乃辭天祥贈以金而別夜徑北成銜枚疾行三更抵揚州城下門守森嚴既前復卻風露淒清鼓角悲慘四更許日李公必不見信徒為矢石所陷不如趨高郵從通海渡海

宋季明忠肅請

歸江南或遇二王伸報國志徒死此無益也將曉聞北哨至乃變姓名易服詭行間關險阻閏二月至通州航海至浙東宋季三朝政要大元兵至惠州交璧降璧天祥弟也天祥弟璧知惠州奉母夫人就養歸附後歷廣西宣慰使天祥歎承宣使張世傑宋曰兄為國弟為家各行其志云承宣使張世傑宋度宗紀咸淳四年春正月檄兩淮都統張世傑申嚴備禦宋史忠義傳范陽人歷知高郵軍調守鄂州提所部入衛累加保康軍承宣使總督府兵勢頗振諸將大出師焦山元阿木以火矢攻之世傑敗奔圖山請濟師不報軍迫臨安從二王入海兵敗崖山溺死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二年阿木集行省諸翼萬戶兵船于瓜洲阿塔董文炳集行院諸翼萬戶兵船于西津渡宋詔江淮制置使趙潛樞密都承旨張世傑知泰州孫虎臣等陳舟師于焦山南北阿木遣張宏範等以拔都兵船千艘掠珠金沙辛未大戰自辰至午宋師大敗左丞相陸秀夫王宗沐續通鑑咸自是不復能軍

宋季明忠肅請

參議淮東制置司事 宋季三朝政要字君實文筆
 英妙自維揚幕入朝京師永嘉推戴有力 宋史忠
 義傳楚州鹽城人李庭芝鎮淮南辟置幕中天下稱
 得士者以淮南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沈靜不求
 人知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就
 幕二遷至主管機宜文字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
 德祐元年邊事急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庭
 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累擢至左丞相匡山破負衛
 王赴 賈純孝 宋史忠義傳揚州教授受知帥李庭芝
 海死 調江淮總幕北兵下江南二王在福州
 以史館檢閱召辭文天祥辟佐其幕匡山師敗抱二
 女偕妻牟同赴海死 案賈子坤傳漳州懷安軍人
 高貴 高郵州志知高郵軍時江淮已沒于元貴聞益
 王立于福州從海道勤王厓山兵敗赴海死之
 吳駿發 南畿志江都人少游鄉校即有投筆之志紹
 其黨應之賊平以白衣補將校金人入境又以轉戰
 功累遷鎮江右軍統領元兵據盱眙大使賈似道遣

兵攻之駿發與偏裨為前鋒勇 龔濂 嘉靖志龔基先
 氣百倍會元援兵至駿發死之 字平叔高郵人
 父炳徙居京口基先登進士第官至太常卒平生愛
 惜士類倡義率諸鄉達創淮海書院以處淮士之流
 離者子濂官司農卿國亡士大夫居班 與揚有涉而
 行者隨例北上濂行至莘縣不食卒
 非死于揚者皆耐馬 此外如揚州阮克已糾集民兵
 聳皆以殉節無 太傅許曰可而客有不然其說者則
 考不敢列入 以西廡既祀後周李招討則東廡即不應祀宋季諸
 忠魂後周在宋前宜東祀後周臣而西祀宋臣且推
 李招討之心必不欲與宋臣對祀子謂招討之心必
 不若是褊亦各為其主耳不然即無宋季昭忠祠而

招討祠固在藝祖建隆寺側何以見招討必來享耶居今日第盡其在我而已若以後來居上爲嫌則當日建招討祠于西初不料後有昭忠祠在其東此一說也然當日東偏先有隙地何不先建招討祠于東何不與昭忠祠同時東西並建不更一氣呵成乎此又一說也卽不然留此餘步以待後之好事者轉移亦無不可而論者又以宋史忠義傳如保寧承宣使薛慶亦戰歿揚州城下者何以不入昭忠祠予謂豈特一薛承宣使而已哉然薛爲高宗時人凡北宋之

廣

季南宋之初非有心挂漏此祠專指南宋之季而言于例不當屢入理宗以前卽理宗度宗瀛國公黃益二王三朝誠亦不免有挂漏惟據四庫書宋季三朝政要爲藍本且江都縣固有顯忠廟祀吳從龍矣固有三將軍廟祀元怡梁宏張昭矣固有旌忠廟祀魏俊王方三忠祠祀魏俊王方及趙淮矣固有傳忠祠祀趙文義趙文亮矣固有紀忠廟祀紹定淳祐間淮南北陣亡四千五百廿六人矣又甘泉縣固有旌忠廟祀魏俊王方矣又儀徵縣固有唐總管廟祀唐璟

矣三將軍廟祀梁淵元宗張昭矣彼皆殉金兵及李
全亂者今其祠雖有日減無日增總與此祠專祀殉
元難者無涉且如魏王之旌忠廟爲明太祖夢感勅
建幽光潛德旣經闡發與此祠尙待表彰者不同而
客仍以江都甘泉縣已有大忠祠祀李庭芝姜才陸
秀夫汪立信趙淮又有雙忠祠祀李庭芝姜才又有
三烈祠祀趙淮姜儀徵縣亦有大忠節祠祀文天祥
苗再成姜才趙孟錦又苗公祠祀苗再成泰州亦有
三忠祠祀李庭芝姜才孫虎臣忠節祠祀孫虎臣此

祠之設不且疑爲屋下架屋乎是殆知其一而不知

其二者卽如馮

失拱名胡辰

宋應龍

褚正雷

大張炎

及賈純

高

貴吳駿

龔濼

諸公不于此祠立之主此後誰復過

而問者客忽轉爲刻覈之論謂趙孟錦爲失足落水
死李庭芝苟無姜才勸亦幾于降矣且不應貪益王
少保左丞相之命赴行在以揚州城輕畀朱煥無知
人之明失城亡與亡之義當日如深信信國何至使
苗公拒而不納信國若留揚州傳檄安見勤王四十
萬衆不可收合餘燼背城借一耶持此論責人無已

時責人斯無難特未知客若易地而處李制置使之位其機宜卽或出其上而其百折不回之氣未必不轉出李公下也客又遁辭于張公世傑陸公秀夫爲殉節匡山非揚州名宦客殆忘張公固嘗爲兩淮都統陸公固嘗參議淮東制置司事卽李公庭芝幕僚亦足見李公造就人材之一端至文信國雖身死柴市而其心無日不以揚州爲可用武之地前人于信國固一見于江都文丞相祠再見于寶應文丞相祠三見于泰州文信公祠其見于江都之五賢祠泰州

之宋三先生祠名賢祠者以非專祠不暇及久經論定血食無愧然究以不在揚州死節故與張陸諸公祔祀以示別焉客退而太傅笑曰昭忠祠之義例綦嚴而昭忠二字不免與各縣學宮之昭忠祠名無別予謹援四庫書有昭忠錄專載宋季死元難者似可據以名祠太傅遂援筆書額予更于祠旁立玉海堂奉王伯厚先生木主爲長春書院諸生肄業香火地伯厚先生乃宋季大儒今日詁經猶知鄭康成學皆先生力也况先生爲信國公座師古誼若龜鑑忠肝

若鐵石即先生奏信國大魁卷語

據寶祐四年登科錄王應麟為覆考

檢點試卷官天祥本列第五理宗親擢第一其一甲

第九人王應鳳即考官弟尚無同避例也第二甲第

一人為謝枋得第二十七人為陸秀夫天祥是年即

丁父憂歸至己未始授簽書寧海節度判官廳公事

且曾為揚州教授其得祀于此尤親切有味太傅蓋

延梁中丞主講當必可蔚起人文至李招討祠子既

為作祠記并為其本傳作注茲不復贅惟未復建隆

寺章武殿舊址是不能無望于他日之有心人耳道

光戊申四月



卷之四